

丽人行

别说我是 单身贵族



麦子 著
花城出版社





麦子 著

花城出版社

别说我是 单身贵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说我是单身贵族

麦子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4. 2

(丽人行)

ISBN 7-5360-4268-X

I. 别...

II. 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0566 号

责任编辑:黄茂初

技术编辑:易平

平面设计:王惠敏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75 1 插页

字 数 21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268-X/T·3424

定 价 18.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麦子，70年代出生，湖北人，射手座，毕业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

1996年独自一人飘流到海南，先后从事过幼师、编辑等职。

1998年办过公司，开过幼儿园，喧哗与嘈杂后，猝然惊醒自己仍是一无所有，除了一些聊以自娱的散文和诗歌。

2001年在广东、广西流浪了三个月，孤寂的生活激发了我潜在的倾述欲求，与文字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并渐渐地为之沉迷。也算是误入藕花深处吧。已出版长篇小说《漂泊的美丽》。



遗失的女人味（代序）

正式开始启动写这本小说后，我重又背起行囊，前往海口。在故乡我始终心浮气躁，焦虑不堪。夜夜不得安眠，那月夜下涌动的幽蓝海水时常在我的梦里掀起哗哗哗的涛声，声音美丽、激越，充满感伤，把我的灵魂自睡梦中轻轻浮起。直到坐上火车，看到成千上万怀着盲目的希望四处流浪的人群，嗅到同类的气味，我喧嚣不止的心才渐趋平静。

不知道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如此的难以释怀，如此的牵肠挂肚，海口成了我漂泊人生中深藏的、永恒的、念念在心的精神家园。当我收拾行李，家人用无比忧虑无比踌躇的眼神望着我，我背转身低头沉默。心想，麻利地拾掇行装的我，在他们的眼中一定丧失了依依的女儿心态，丧失了女人味吧。

有人说，女人味就是示弱，天真，驯顺，不动脑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什么事不管不问，像一球小小的杨花，随风漫不经心地飘来飘去不知归处在哪。倘若这真是当下设定的女人味标准，那我也只好避之不及了。

女人味究竟是什么，我以为是张曼玉穿着颜色妍丽的曳地长裙，带着快活的眼神轻飘在洁净的马路上，优美的背影时隐时现，像一把典雅的小提琴无声地演奏着《春之圆舞曲》；是杨丽萍扭动着纤瘦而有力量的身体，用受了神灵蛊惑的手部语汇充分表露着变化万千的情感，丰盈着人们长年累月处于古板荒芜状态的心田；是傍晚时分从贴着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里释放出来，匆匆趟过密集的车河人潮，回到家里，穿着宽松的棉质睡袍斜倚在沙发上，安之若素地绣着纤巧精致的“十字绣”……

往细处说，女人味是洁净的衣衫，是温暖的眼眸，是柔和的语调，是友善而动人的微笑，是百合花一样的纯洁，是大海一般的

宽容与坦然，是永远向上向善的心境，只可惜，如此懂得诠释女人身体内潜伏的美好特质的女人真的是不多了。置身于快节奏的城市里，仿佛踏上了一台永不停歇的跑步机。除了跟着它走以外，别无选择。她们要工作，要生活，要有条不紊地遵从生活为她们制订的作息表，还要随时提防背后呼啦啦拥挤上来的，比她们更生机勃勃更眉目如画更胆大妄为的年轻女孩。久而久之，她们在社会大机器疯狂般的推动下，越发盲目，越发身不由己，越来越身心不平衡，也越来越遗失了娴雅的女人味。

身为女人而丧失了女人味这片领土，无疑是一种失败。是一种悲哀的损失。

在这本书里，我要讲述的是几个大龄女孩的故事，她们也曾笑靥如花，女人味十足。后来，当爱情的花叶一次次在心头萌芽，继而衰黄，最后死寂。留给她们的只是火车开动时躲在玻璃窗后面一闪而过的不同男人的脸。于是，她们的女人味便宛若漏斗

里的沙子样越来越少。脸部的表情默默蜕变，变得桀骜无畏，变得清冷幽微。微扬着头一副坚不可摧的模样，实则内心又柔软得一塌糊涂。叶子还是那片叶子，在晨曦和黄昏时分已迥然相异。旁人看不出，而自己分明是知道的。

看见她们倨傲的神色，搀杂着一些寂寞的意味，这寂寞，在时间的催促下，正一天一天地长大，如大毒蛇缠住了她们的灵魂，我远远地望着她们，不禁慨然黯然……

道不明的心绪里，有怜惜，也有苦涩。

当一个女人韶华永逝，却始终无处安放她那颗彷徨无依的心时，她与周围的环境随即处于对峙状态。或龃龉，或隔膜，或疏离，或冷漠，或跋扈，总是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冲突和矛盾。磕磕碰碰中，又如何能培养杨柳依依般柔韧飘然的女人味呢？她们的与众不同，使得她们成了大家心怀叵测的眼神里费解的谜。她们被动地承载着人们肆意巡睃的眼光，接受着闪烁其词欲言又止的盘问，以及热情得近乎穷凶极恶的关心。凡此

种种，不一而足，迫使她们只得以不睬红尘的姿态虚弱地抵抗。

爱情与女人味的遗失原本息息相关。她们不晓得在这霉晦不见生动的枯槁岁月，爱情就像晨雾里覆盖了半湖秋水的植物倒影，是认不得真的容颜。爱情——这个古老的词语，老瓶装新酒似的灌入了前所未有的注解，它包含着最汹涌的缠绵、最不着痕迹的漠视、最虚假的温柔和最冷酷的欺骗。它被在欲望的砂锅里苦苦煎熬的现代男女荒疏、遗忘、忘乎所以的唾弃。

当爱情在女人心里死去的一刻，女人味也随之湮灭了！

八十多年前，郁达夫曾经悲哀地诘问：
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

这样干燥的、灰色的、单调的又刻板无趣的生涯，我想是谁都不乐意拥有的。是谁都心生厌倦的。假若你对我有一点点真心，我对你有一点点真意，世界从此春暖花开，阳光妩媚，那不是两相愉悦各自安好！

尽管朝夕相处的现实境遇是如此的纷繁鄙陋，幸福的生活看上去就像子夜时分黑暗的海面上泼靛的虹影，绚烂非凡，永远处于虚无的虚无状态。但我们还是应该不屈不挠地坚守内心的纯明，在这个避爱如仇的疾病时代里相信爱情，期待爱情，寻找爱情，珍惜爱情，表达爱情，哪怕做做姿态，免得一不小心就遗失了女人味！

麦 子

海口，2003年11月25日

阴影，又升高了一截。

窗对面那栋灰蒙蒙的七层居民房，正面完全笼罩在阴影里，而右侧在阳光的照射下，无比清晰地分割成黑白不同的两个世界。如同阳世与阴间。分割线是一条向上倾斜的直线。它像一条黑黝黝的异常坚韧的蚯蚓般，抱着一个宏大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向上爬行。几秒钟之前，楼房右侧的大部分裸露在阴影之上，被阳光映出一片灼人的亮白，明晃晃地耀人眼目。转眼间，就几乎

整个地挟裹在阴影里了，只有顶层部分冰山一角似的，还顽强地沐浴着一层虚浮的日光。

在阴影的平移下，雪白的墙壁随之也暗了下来，阴暗使充满着电脑、电缆线、小音箱、插座、堆积的信件、书柜里横的竖的塞得满满当当的书等物品的空间显得相当逼仄，舒虹感觉拘束和紧迫。好像它们被老巫婆施了魔咒，长了脚般会离开原来的位置朝她排山倒海地齐齐飞来。

她端起桌上的茶杯，仰头喝了口水，一种清凉的感觉顺着鼻腔和喉咙滑入肚子里，给了她些许的安慰和缓解。她伫立窗前，静默地望着下午四点半逐渐热闹起来的街面。街的右边植了一整排巨大而古老的凤凰树，树冠相连，开出一大片绚烂的红花，将一径灰色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若有轻微的风，花瓣就脱离了青枝，四散狂飞。行人无知无觉地穿行在洒满花瓣的美丽街道上。

舒虹渴望早点下班，渴望尽快冲出这栋气派而死气沉沉的高层建筑，汇入到煦日融融的马路上，汇入到那一群眼神或疲倦或懒散或快乐或清醒或沮丧或麻木的人群之中，听凭醉红的花朵岁月样寂静无声地抛在身上。还有流畅的风自由地迎面吹拂。她想，先前的紧张憋闷，或许是因为一整天幽闭在空调房的缘故吧。就像沙丁鱼无奈地封闭在冰冷的铁皮罐子里。

她讨厌这种整齐划一的作息時間，每天早晨八点钟坐着如囚车般的公车在八点半之前准时报到，在囚房似的办公室里闷声闷气地劳作八小时，晚上五点半又依着原样路线坐着疲惫的囚车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住处。监狱里囚徒一样毫无自由可言。她不爱金钱，不慕权势，也不像别人那样削尖脑

袋往上攀爬，她爱飞扬有趣的生活，仰慕西方人纯美的爱情观，并深受影响。她一门心思渴念着拥有一份真实的、忘我的爱情。她觉得爱情是女人心里的一棵树，有了树，女人的心是稳的，是枝繁叶茂的。树皆结果，花皆芳香。其他的诸如学业啦、工作啦、金钱啦，在她看来，通通都是攀附在这棵树上面无足轻重的藤蔓。而没有树的女人，她的心则是风雨飘摇中的一扇小门，吱吱哑哑，定不下来。

但是，她是女人，是成年人，她要生活，要自食其力。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她必须去操持维持生存的所有勾当。无所谓喜欢，还是不喜欢。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一只痴笨的母蜘蛛，自己吐丝，织网，然后，把自己牢牢地、结实地震在网中央。

她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离下班还差一个小时，时针嘀嘀嘀的声音挑衅般地回响着，听着更烦，舒虹心绪不宁，所以对噪音尤其敏感。

她颓丧地叹了口气，仰靠在转椅上，闭上眼睛长达五秒钟左右，仿佛在苦思冥想一个深刻的问题，然后，脚尖在地上暗暗用力点了点，让转椅飞快地自转了三百六十度。

“舒虹，来一下。”

正当舒虹半躺在转椅上，清理自己杂芜的心事时，总编的身影在门口晃了两晃，又消失了。速度快极了，犹如照相机闪了一下。

听到总编的召唤。舒虹浑身一激灵，感觉有什么尖尖的东西在戳她的皮肤。她不想去，但她只是想了一下。她不可能反抗他的意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她只能在关键部分

听命于自己。她发出了一声平静而深沉的叹息。然后，两手撑着扶手，费劲地把自己的身体从转椅上极不情愿地挪出来。

舒虹供职的单位是《南国女人》杂志社，它是P城有影响力的期刊之一，是一本专门讲述女性情感的杂志。除了依靠这本杂志牟取利润外，还涉猎了其他行业。比如代理出版、代销期刊、替人写自传、给企业写策划方案等等。忙时两脚不沾地，闲时又如十二阑杆遍倚望断天涯路翘盼情郎的怨妇。既没前途，又没钱途，这种意思，舒虹的朋友刘敏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并怂恿她去一些油水肥厚的公司工作。比如寿险营销员、售楼小姐、总经理秘书。她只笑而不语。她有自知之明，她个性内敛，而公司是一潭积满淤泥的臭水沟，她不认为她能修炼到如同泥鳅一样滑腻自如的地步。杂志社相对公司要单纯一点。惟一让她头疼不已的事情是总编不定期的召见。

总编是内蒙古人，自小穿着长袍骑着骏马在草原上不分东西南北地驰骋惯了，任何形式主义的束缚都被他视若眼中钉。学的专业又是雕塑，也是百分百的艺术行业，凡与艺术稍微沾边的人都热爱擎着火炬的自由女神，热衷于在平淡的生活里人为地制造一些麻烦。所以他五年前就痛痛快快地休掉了他的前妻，毫无顾忌地跨越了世俗的樊篱，给了自己无限大的独立和解放。总编宽肩长腿，齐肩披着一头蓬乱的鬈发，脸颊瘦削，戴着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有点浑浊，那是尼古丁和乙醇在体内长期激烈搏斗的结果。走路的姿态相当自信，且旁若无人。像一具活动的高昂头颅的雕塑。

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每天都要与女职员单独谈

话。至少半个小时。就跟一个人每天都拉小提琴，每天都下围棋，每天都看书，乃至每天都做爱的性质一样不值得疑议。借谈论工作的由头顺带着考察员工的性情、能力、喜好、思维也是领导者的职责所在，无可厚非。人性化管理的理念像八爪鱼一样，早以其无孔不入的形态渗透到了社会上尽可能深的各个层次。他自然要与时俱进。从另一角度也体现他和群众打成一片。当然，他心里清楚，他从中获取了一份独特的快乐，他喜欢呼吸年轻女孩青春肉体的迷离香气。新鲜得像剥了壳的荔枝，让人忍不住嘴馋得想一口吞咽下去。有几个女员工如同接受首长检阅般正襟危坐在总编办公室的沙发上接受他的慰问，有的召见了几次就永久性地离开了办公室，离职原因疑窦丛生，让人纳闷，却也无人追问到底。

这些不懂眉眼高低，死板僵硬得像一截锯断的木头似的女人，自然要撵出他的视线。在他眼中，女人这个词不仅仅意味生理上的性别，这个词还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含意。

舒虹轻叩总编房门，总编跷着二郎腿，坐在老板椅上，带着一脸和他的头发一样浓密的笑容，他摆摆手，招呼舒虹进来，舒虹坐在沙发上，和总编斜对面，中间隔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摆了一碟红泥花生，绿箭口香糖之类的东西。

舒虹，发行部的小李今天病了，小余又去深圳出差了。这是嘉华房地产公司的广告彩样，你抽空拿去给嘉华柯总审核一下，同意的话让他在彩样上签名，然后直接送去印刷厂付印。

舒虹点点头，接过总编手中的彩样。商品经济大潮的冲

击下，一本杂志单靠卖空瘪的文字根本挣不到钱，广告才是杂志获利的重要源泉，如果源头哪天掐断了，杂志基本上也就断气了。透过一张张精美绝伦的铜版纸背后凸现的全是成串叮当作响的铜板。

总编狠狠地抽了口烟，把他的脸埋在翻滚的浓烟里，一缕缕轻虚的烟雾梦境般地在他的头顶上方升腾，悠悠地扩散。意犹未尽。一如总编意犹未尽的表达。

舒虹坐在沙发上，脸色平和。谨慎地保持缄默。而本能里却嗅到一股朦朦胧胧的危险情绪。她的沉静以及故意拿捏的上下级之间的分寸，沙包般堵住了总编心里暗涌的急欲溃堤的洪水。对于女人来说，最大的胜利就是成功的防御。这是舒虹读大学时摘抄的一句话。现在派上了用场。显然知识还是有用的。这是一个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总编细眯着眼睛，饶有兴味地看着舒虹，研究着她。他腾地甩出一个烟雾弹，怀着老猫逗弄老鼠样的心态玩着这个游戏。老鼠在猫的利爪下俯首帖耳就了无趣味了。玩的就是扑腾、奔逐、躲闪、跳跃。他要测试一下这个外表斯文的女孩的反应。犹如化学老师拿一张张试纸测试不同液体的PH值。于是，他讲了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就是他的烟雾弹。他暂不想把事情做死。

他说，前天的晚报上登了一则报道，虚虚实实的，一惊一咋，搞得不知今日是何年。置身于这个变幻纷杂的社会，真是咄咄怪事。我讲给你听，你看可信不可信。说是有两个小偷，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撬开了一户家境富裕体面优雅的知识分子家庭，偷走了所有能偷走的东西。临走前，到主人卧室里巡视一圈，看见床头上夫妻俩的结婚照，不知缘何

自丹田里腾地升起一团蘑菇云般的仇恨情绪来。两人狡黠地相视一笑，双双倒伏在铺着杭州软缎的床上，疯狂地做爱。在人家的床罩上留下他们蹂躏的痕迹。事毕，还恶作剧地屙了一泡屎在床上。真他妈的不可思议。什么心态？

总编在讲话过程中，有意识地在做爱、蹂躏等字眼上大做文章，夸张地提高了音量。他微斜着头，用眼角的余光不动声色地关注舒虹的反应。若无其事的。像一个临床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直勾勾地盯着会引起别人的尴尬，也会暴露出他的用意。舒虹默然不作声，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显得出奇的冷静，平淡，好像压根儿没有听到这两个词。又好像这两个字从左耳朵进去后，倏地一声，飞快地从右耳朵里仓皇地溜之大吉了。

总编心里明白，这就是她的正面答复了。大家都是聪明人，点一下就心领神会了。他的投石问路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好比将一只乒乓球朝沙包上投掷，期待着它有力地弹回来，可它却兀自颓丧地顺着沙包迟缓地滚落在地。不言而喻，他和舒虹不是同一轨道奔跑的马车。他在心里切断了和舒虹有待进一步的念想。坚定地将她划出了他的某个小圈子。性这种东西越是勉强的感觉越差。他绝不强人所难，他要的是一拍即合。你情我愿。他伸出枯瘦的鸡爪子一样的食指，在杂乱的黑发里撸了撸，哈哈地干笑三声，藉此掩饰内心的失落。然后，开始回忆，开始总结，开始畅所欲言。

他的话在舒虹耳边隐隐约约，像是远离沙滩的大海中央漂浮的胶质物，模糊的物体，看不明确。他好像在说，他的羊群洁白得如天上的白云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他在P城的奋斗史。他不停歇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般自顾自地说着，